# 【性僧一休】【完】

在日本，守教形式很特别，有许多僧侣，不但拥有自己的私人庙宇，更加可以娶妻生子，而且还定时得到人们的供奉。

这些供奉，不但有金钱上的，更有肉体上。

古代的日本女人，觉得跟和尚造爱，等如亲近佛祖，所以古时候有许多性僧传说。

最为人津津乐道的，无疑就是浅草的性僧一休哥。

一休哥自小便在浅草一带的寺院剃度，十岁开始到四周收取供奉，由于收取供奉的时候，许多时是单独一个人去的，所以未到十四岁，他的童贞便被一个三十多岁的农妇所夺去。

当时的一休哥跟农妇到田边拿地瓜，一时尿急，在稻草堆旁小解。

谁知被农妇见到他那条天生异品的小一休，心生淫念，便一手拉了一休哥进入稻草堆中。

那些稻草堆往往比人还高，中间地方，空间甚阔，加上四野无人，农妇未经一休哥同意，便一手握着他的小一休，不住的玩弄。

当时的一休哥虽然年纪尚小，但本能反应却令他十分兴奋。

那条小一休，未曾兴奋时，经已看得出是异品，一经挺直，更加令人难以相信这条是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小孩阳具。

农妇见到，更加兴奋得难以自制，忍不住张开大口，便将小一休不住吞啜，而且更慢慢解开腰带伸手入内，一边吸啜一休哥的小一休，一边抚摸自己全身上下。

日本古时候的服饰，很少钮扣，全靠一条腰带来包紧衣服，衣带一松，衣服亦开始松脱。

农妇越摸，衣服便不住脱下，终于露出一对比地瓜还大的丰满乳房。

农妇虽然年过三十，但论姿色及身裁，仍然是十分吸引，特别是晰白幼滑的皮肤，在阳光白云下，仍旧是充满诱人的弹性。

一休哥被农妇吞啜着下体，本来是惊惶得不知所措，但那种兴奋莫明的感觉，实在有说不出的舒服，竟然不想将它由农妇口内抽出来。

当他看到农妇那一对挺拔的乳房，更加目定口呆，想伸手去摸，但又不敢。

农妇微丝细眼间，面向上端，见到一休哥的表情，便知他想做甚么。

于是便暂时吐出那条令她爱不释口的小一休，一手拉着一休哥的手贴到自己的乳房上。

乳房的体温传到掌心，一休哥本能地开始抚摸。那种柔软若绵的感觉，实在比自已的光头好得多。一休哥越抚摸越是兴奋，下边的小一休不住澎涨。加上农妇一双玉手，不住磨擦它、套玩它、拉扯它，小一休终于挺直得如同柱子一般。

而且龟头部份更加突破包皮，好象那条专门用来撞钟的大锤。龟头前端又圆又大，农妇握在手中，实在再难以忍受，索性将全身衣服全部脱下。接着更将一休哥的僧袍都剥光，紧紧搂着。

一休哥虽然只有十多岁，但身材高大，农妇搂着他时，面部刚好贴到农妇的乳沟当中。

一休哥自小由师父收养，从来都未见过亲生母亲，不过天性对女人乳房的感觉，令他开始一口一口地吸啜农妇的乳房，而且十分用力的吸啜，好象要吸出乳汁来。

农妇生育已久，乳汁早干了，但在一休哥的努力吸啜下，竟然也有微微的分泌，不过另一处地方的分泌物，却几乎多到满溢。

农妇单是手握一休哥的阳具，和被他吸啜乳头，农妇经已浑身兴奋得如飘到天上，但始终未够充实，她实在需要一休哥那支比成年人更长更粗的小一休。

但一休哥到底年幼，不知道男女之间下一步要做甚么事，于是农妇便再引导他，将他的手先拉到自己经湿润无比的桃源洞边。并用手教一休哥如何抚摸挑源。

一休哥一接触到这块生命之源，好象天生就对它十分熟识似的，不单止很快便懂得如何运用五指去遍游当中的溪水洞，而且每每用力的地方，都是女性桃源洞中最令人震撼的位置。

农妇一方面意外，一方面亦得到前所未有的高潮，她开始觉得一休哥不但天赋大本钱，而且更是造爱方面的天才。

当农妇的上下都被抚弄至高潮叠起之际，她发觉手中所紧握的小一休越来越热，而且有更进一步的澎涨，似乎亦有所需要。

农妇再也忍不住了，一个翻身，将一休哥压在稻草堆上，自己便跨他的身上，将自己的桃源洞对准一休哥冲天而挺的大肉柱上。

农妇屁股向下一坐，一休哥只感到一股热力直冲上脑。

而农妇亦感到桃源洞内传来一阵挤迫感，阴壁两边，都有种说不出来的快感。农妇不住地坐下坐上，一休哥那件东西，也不断伸入，还未曾完全坐下，农妇已经感到那条小一休，经已顶到花芯。

那种前所未有的刺激，令到一直保持宁静，强忍住叫声的农妇，终于呻吟出来。

一种极度兴奋无比的呻吟，桃源洞就像从未有如此热闹挤拥过。

农妇用手一摸小一休，发觉还有一小截未曾用到。农妇正想适可而止，慢慢自动抽送之际，一休哥不知怎地，竟然挺腰向上。

这一顶直撞至花芯，她忍不住大叫出来，但口中却向一休哥说：「是……是……这样……啊……但不要太急……」一休哥除了是照农妇指示，亦随者自己本能反应，不住挺动腰部。

小一休在农妇的桃花洞内抽抽送送，而且连续不停，好象完全没有半点的疲累，一直过了好几百下。

农妇高潮如浪，一浪按一浪，呻吟声与香汗，不住浸出，几乎连心肝也被大一休抽了出来。

农妇终于支持不住，翻过身来，躺在草上，张开两腿，叫一休哥伏到她的身上。

一休哥照说话做，伏到她身上，那条小一休好象巨蛇归洞，竟然自动找对地方，一伸便直入洞内。

今次由一休哥作主动，农妇不像自己在上面时，可以迁就。一休哥用力一挺，整条小一休完全没入洞中。

农妇兴奋得狂叫狂抓，两边手不住拉抽自己乳房，头发四边乱拨。

实在无法想象，一个十三岁的小孩，竟可以将一个虎狼年华的女人弄到这种田地。

农妇自己亦不能想象，她觉得现在，比跟一个成年强壮的男人造爱，更加吃不消。

那条小一休实在太厉害，它不但又粗又长，而且硬得充满弹性，抽送间，巨大的龟头，竟然可以微微地向两边拨动。农妇觉得插入自己体内的，并不是一条阳具，而是传说中蛇一般的龙。

这条龙在她的桃源洞内翻江倒浪，完全不受限制。而且这条龙又有持久韧力，好象有永远用不完的精力，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农妇终于再也支撑不住，对一休哥说：「够……够……了，抽……出来……吧……唉……」但一休哥似乎不想，而且亦不能。他完全投入了这种抽送活动所带来的快感当中。

他将小一休不住挺进农妇洞内，两只手又不住抓弄那对又大又圆的乳房，而且更不时用口去吸啜那两粒微微凸出的乳头。

他的动作越来越快，而且越来越劲，抽得农妇洞口不住啪啪作晌，农妇再也无法忍耐，用手想推开一休哥，但一休哥却不肯。

农妇终于投降地道：「你这样……会弄死……我的……快……抽出来……我用口给……你继续……」听到会弄死对方，一休哥心头一怕，便立即抽出来，而农妇亦实时用她的口接力。口中有舌，舌尖不住舐着一休哥的龟头，这种感觉比抽插挑源洞更兴奋。

一休哥用力一挺，小一休没入农妇口中，几乎顶到她的喉咙下。

农妇强忍继续吸啜，小一休在她口中不断抽送，终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。

农妇只感到口中一阵咸味，便知道一休哥的人生第一次，便要降临，而且要喷射于她的口中。

农妇于是吸啜得更加起劲，童子精液是甚么味道，实在不易尝得。

再过片刻，她感到小一休在她嘴内大力抽搐，接着一股清泉般甜美的童子精来了。那股不稀不浓，不腥不臭的味道，就像乳牛的鲜奶。

一休哥一射如注，完全喷入她的口中。

直至一休哥的人生第一注精完全喷射完毕，农妇还是不舍得放开。

农妇除了将口内的全部吞入肚内，还用舌头不住舐食小一休的周围，将溢了在外的精液，也都不放过，舐得一乾二净。

人生大欲，原来如此痛快，一休哥今日终于感受过了。

而农妇亦亨受了一顿丰富而难忘的下午便当，满足地重新披起衣裳，笑吟吟地对一休哥说：「假如以后你想再干刚才的事，记紧前来找我，我会在干完后，多给你一些地爪作为供奉。」就这样，因为几个地瓜，一休哥便献上了人生的第一次。虽然若有所失，但却开始了他一代性憎的传奇。

由于农妇已尝过了甜头，于是每次当一休哥前来拿取供奉，她便会悄悄地将他带到稻草堆内去胡天胡帝，饱尝一休哥的每滴甘露。

而一休哥亦从农妇这副有血有肉有反应的活动教材身上，学会了许许多多令女人、令自己兴奋的技术。

加上他的天生异禀，对这门功夫与生俱来便有天份，农妇虽然是成年女人，亦被他征服得五体投地，每次都香汗淋漓地躺在稻草堆中。

不过偷食次数多了，开始被人发觉。

有一次当农妇兴奋得难以自制的时候，淫叫声惊动了一个路过的村妇。

村妇叫作香幸，年龄二十五岁左右。

由于当时农村的男子，多被幕府的大将军挑去作战，所以虽然嫁了三年，实际上只有两三个月尝过男人的冲刺。

当一听到这种呻吟声，香幸立即意会到发生甚么事。

探头一看，见到一幕令她春意大荡的场面：一休哥挺着他那条雄纠纠的小一休，昂然地冲入农妇那个春水横流的桃花洞时，香幸全身上下每个细胞，都立时震撼起来。

看见农妇被一休哥抽抽送送，两眼如丝，手舞足蹈地享受的时候，香辛亦感到浑身如火，恨不得正被抽插的是自己。

当时的一休哥久经农妇指导，不单止对白己的小一休抽送方式十力熟练，而且更晓得在适当时候，玩弄一下花式。

一休哥两手握着农妇的腰，将对方向自己拉前，无需用力，经已将自己又长又粗的一休，没入农妇的桃源洞。农妇被顶到花芯，更加哇一声叫了出来。

虽然农妇跟一休哥交合，经已不下百次，但一休哥一日一日长大，那条小一休，一日比一日粗壮，所以农妇的桃源洞每次都有新鲜的压迫感。

一休哥对这种抽送，似乎有些没趣，于是将农妇的一条腿跨过自己，再扭转她的身体方向，由朝着两个大地瓜，改为一个浑圆肥美的大屁股对着自己。

这阵交换方向的动作虽然大，但由于一休哥的阳具实在不短，两者之间，竟然无需抽离，亦有足够空间进行。

香幸看得入神陶醉了。

她记得自己丈夫出征前，每次跟她行房，稍为抽插得太大动作，阳具便会跌出毛洞外，十分没趣。现在看到这个少年和尚跟那农妇的花式转换，心中不住惊叹，那条东西竟然可这样长的！

香幸看得咽喉干燥，不住吞食口水。

再见到一休哥抽插像母狗般爬在地上的农妇，自己的毛洞开始发热生痒，不自觉地将下体靠近稻草堆，不住磨擦那些稍硬的禾杆。

但越磨心中便越痒，因为一休哥的动作实在太诱人。他不断抽插，而且每一下抽出和插下，都是同样有劲有力，撞得农妇那又白又大的屁股，不断地发出啪啪声响。

农妇屁股不住摆动迎送，自己的头却深深埋在禾草当中，两手抓得四边禾草弯曲，口中不住传出若仙若死的呻吟声。

看到这里香幸的兴奋程度完全不下于农妇，只是下体始终没有那份被抽插的感觉。

香幸口中同样传出饥渴的呻吟声，下体磨得禾杆滋滋作晌。

香幸见到一休哥抽出来时，所暴露的阳具粗茎，恨不得扑前将它一口含着。

香幸越来越陶醉，手指在自己毛洞不住抚挖，无尽的春水越流越多，不自觉地移近这个春色无边的草堆中心。

就在这时，农妇像以往一般，一休哥还未到达高潮，她经已无法支撑，自己向前爬行，离开一休哥的抽送射程，转过身来，一口含着一休哥那条又硬又劲，而且浑体充血发紫的小一休。

农妇不住用舌去舐，用口去吸啜那个又圆又大的龟头。

香幸看到，觉得十分可惜，假如可以接力来抽送她，该有多好呢！

正当香幸在想的时候，那边正含吞得满口皆是自己分沁的农妇，竟然眼定定的望过来。

这时香幸才发觉自己实在挨得太近了，而农妇亦想不到，原来身边一直有人在监视着。

两人对望了一阵，香幸连忙转身向后爬，准备离开。

农妇对一休哥叫道：「你还呆甚么，立即将她捉住。」跟一个十多岁的小和尚偷欢，说到底是一件不光彩的事，而且给自己丈夫知道，更加不得了，虽然未知怎样处置香幸，但先捉住她才算。

一休哥受农妇指使，立即扑向香幸将她压着。香幸想挣扎离开，但一休哥已拉着她的衣服。

由于刚才香幸抚摸自己下体，腰带经已有些松弛，再经一休哥用力一扯，整件外衣像脱皮般褪下。

衣服一脱，除了乳房有缠布包裹外，大部份的身体都立时暴露出来，特别是那一个又圆又大又细嫩的屁股，更加搬到一休哥的眼前。

农妇的屁股虽然又大又圆，但始终是三十岁外的女人，毕竟有些松弛，但香幸的屁股除了更加白净嫩滑，而且充满年轻女人的弹性。

一休哥忍不住一手便抓向它，香幸屁股被抓，那种刺激，令她更想向前冲出去。但这时两只腿被抓实，原来农妇亦上来帮手。

农妇大力一拉，将香幸硬生生地拖回稻草丛中。

「你……想怎样？」香幸急得眼泪直标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农妇硬将香幸的两腿分开，看见到中间嫣红两片，周围浓密的毛发，都已沾满了晶莹的水珠。

农妇一看便知香幸刚才一定是看得极为冲动。

农妇笑着道：「既然给你看到了，那么惟有分一份给你。」香幸急道：「你想怎样？」农妇对一休哥说：「一休哥，你过来给她乐一下。」香幸更加着急地道：「你想叫他干甚么？我有丈夫的……」农妇笑道：「我也有丈夫，不过一休的东西，不是普通男人可以及得上的，其实我看得出，你根本很想试，否则下面的毛洞，也不会湿成这样。」香幸被农妇道破心事，虽然仍在挣扎，但没有离开的意图。

一休哥刚才跟农妇干完，但始终未泄，积聚的东西，本能上是需要找个地方喷射一下。

当见到香幸一身完全不同的诱人身体，小一休早就扯得更坚更挺，只是对方是陌生人，一休哥不敢主动，但有农妇指使，便放胆步前。

一休哥将小一休向前一挺，便塞到香幸的樱桃小嘴。

香幸有生以来，从未尝过如此巨大的对象，两片香唇尽力撑大，亦无法接收一半。

不过那条小舌头，却不住游舐，而这时农妇执起地上的禾杆，竟然不住扫动香幸的毛洞，毛洞内的水，流得更多更急。

香幸开始自发行动，她不住摆动腰枝的同时，两手握住一休哥的小一休，往自己的小嘴抽送。

一休哥和农妇干得多了，早已没有新鲜感，现在香幸的小嘴与及那条灵蛇一般的舌头，令他兴奋得难以自制。

一休哥抽出小一休，伏到香幸身上，一手将她用来缠扎乳头的布带拉开，两只雪白照人的大乳房，立时弹到面前。

一休哥一言不发，大口便将往香幸的乳头吸啜。香幸如同全身触电，浑身酥软。

而一休哥除了吸啜外，亦将小一休慢慢探向香幸的桃源洞。

这个洞本来已经处于兴奋状态，被小一休的大龟头轻轻一碰，香幸的高潮顿时火速杀到，整个人都一震。

「不……不……慢慢来……不要太快……」香幸完全感到小一休的巨大，自己不住张开两腿，尽量扯阔洞口希望可以容纳得到一休哥的巨物。

虽然香幸有过丈夫，亦被开过苞，但面对一休哥这种巨物，香幸那里仍窄得和处女没有分别。

一休哥向前略为一迫，香幸的毛洞如被人开山劈石一般，忍不住大叫出来。

农妇在旁观看，心中暗想，假如自己不是久经人道，实在也无法吞纳得到一休哥的巨物。

香幸看来经验未够，所以痛苦得死去活来，她一边看，一边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，这种来自虐待的满足感，令她的毛洞再次湿润起来。

而香幸虽然痛，但痛得兴奋无比。

她一边尽量吸纳一休哥的巨物，一边抚摸自己那对又白又圆，又充满弹性的乳房，加上一休哥那对经已不住游摸的手，香幸几乎迷失了自己。

到这个时候，一休哥见自己的阳具经已有一半插入了香幸体内，于是便开始抽送，这一下活动，更加令香幸兴奋得死去活来。

「不……不要……哦……噢……啊……」

香幸几乎不知自己想说甚么，低头见到自己的腿已一字马般张开，但仍觉得无法完全容纳。

一休哥每一下有力的抽送，好象直撞到她的喉咙。

太劲了，而且在毛洞内，她感到一休哥的阳具美妙的左右摆动，简直不敢相信，自己所承受着的，是一条好几寸长的阳具。差不多百多下抽送后，一休哥可以更进一步，全条小一休都没入香幸的毛洞内。

这一下完全插入，弄得香幸双眼反白，要不是还有呻吟声，连农妇都以为她经已给一休哥所弄死。

一休哥经过农妇，再经香幸，一连两个毛洞的打磨，逐渐到达高潮，龟头上凝聚的力量，准备要发射。

农妇知道一休哥快到高潮，忽然走到旁边，将一休哥拉开。

农妇道：「不要太快射出来，我看她还未乐够！」一休哥经如箭在弦，不发不行，但农妇阻止，只好再次强忍。

农妇将软弱无力的香幸翻过来，将她的屁股朝对向一休哥。

农妇指着屁股道：「要射，射到这里，才不会弄出孩子。」香幸本来以为一休哥准备用后进的方式来抽插，但农妇的说话，令她心头一震，要射到不会有孩子的地方，将会是哪里？毛洞是吸精孕育之源，当然不是，那么自己下面，便只有另一个洞。

农妇说完，用手指头指笃着给一休哥知道位置，果然便是打她肛门小洞的主意。

一休哥问道：「这里也行吗？」

农妇笑道：「这里和那个洞都是一样，你用力插入去便成，在这里头喷射，不会有孩子的。」香幸知道农妇的阴谋，连忙狂叫道：「不要……」农妇笑着爬到香幸面前道：「你既然知道我的秘密，为了不让你漏露，我必须有你的痛脚在手，假如你说我的事出去，我便揭露你连屁眼也给人插过的事。」香幸想反抗，但自己经已筋疲力尽。

一休哥以为两个洞都是一般，于是扯开香幸两腿，腰间用力一挺，便将小一休撞向香幸的屁股小洞。

这个洞比香幸的毛洞更小，要破开它绝不容易。

但一休哥的巨物胜在够硬，加上一休哥急于找地方宣泄，于是亦不管一切，用尽力向内挤去。

香幸下身如被人撕裂一般，巨大的小一休，直向大肠而去，那种痛楚，真的令她如被人分尸一般。

一休哥见小一休入了大半，便开始抽送。

通常喷射前夕，抽送更急，更加兴奋，这种急速的抽送，时间虽然短，但次数却很多，而且越来越用力。

差不多过了百多下，一休哥的浓精终于射出。

浓精直射入香幸那个小得可怜，而现在又被撑得大大的屁股小洞内。

一休哥终于完事，人也坐起来，过了片刻，见一动也不动的香幸，开始在抽泣。

一休哥见到心中抱歉地慰问：「是我弄痛了你吗？」香幸抬起头来，看着一休哥，眼中满是泪水地说：「你恃着有条大对象，便听那女人说，任意的摧残我，你叫我以后怎样再做人，我死了便是。」一休哥大惊地说：「干万不要，我以为这样会令你快乐。」农妇插嘴道：「你刚才不是觉得很快活吗？」香幸道：「假如你认为这样是快活的，便叫他跟你干一次吧！」农妇面色一沉，忙摇头说：「不必了，我经已很满足。」香幸说：「你不想干，是因为你知道这是件痛苦的事，这样证明刚才一休哥是在摧残我，既然这样，我便索性告诉大家，大家知我是受害的，一定会同情我，那我便将你跟一休哥的事告诉所有人，包括你的丈夫。」香幸反过来威胁，农妇面色大变。正想转身便走，谁知一休哥却一手将她捉住。

一休哥对她说：「不行，你走了，便证明不了那是件快活事，她会告诉别人的，我们来一次吧。」农妇迫于无奈，惟有留下，但却指着一休哥胯下似在沉睡的小一休道：「但你现在可以再来吗？」香幸笑着爬起来，忍痛地蹲到一休哥面前道：「由我来令他可以再次勃起吧。」说罢，香幸便一口将一休哥的阳具放到嘴里，开始舐食。

一休哥的阳具虽大，但未兴奋的时候，却是十分柔软，放在口中，如同软糖一般。香幸不住的用舌头环舐，令一休哥的兴奋感觉又再重生。

慢慢地，小一休在香幸口中再次硬化起来，而且比起刚才更坚、更挺，很快香幸的口经已再无法容纳一休哥这条大阳具。

香幸的舌头转向一休哥其它位置，由龟头沿着阴茎慢慢地爬到两粒春子地方。

一休哥的阴茎虽然大，但春子却没有异样，香幸用口一吸，便将其中一粒含到了嘴里。而她的两只玉手，不住握捋着一休哥的阴茎，很快一休哥便兴奋得在呻吟。

面对这条大阳具，农妇本来是食之不厌，插之不厌，但想到一会后，便是插到自己的肛门小穴，心中不禁发毛。但恐惧中竟然有些期待着的刺激感。

香幸吸啜完两颗春子，舌头继续向下爬，很快便爬到一休哥下面的肛门小穴边。那里男女都是一样，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地方。当香幸的舌头钻入里面的时候，一休哥享受到一份前所未有的兴奋，比起阳具插入农妇或香幸的阴户内，所产生的快感还要强。

香幸的舌头令到大阳具扯得更坚更强，更加有力，血脉不住扩张，如同一尊怒目佛像。

农妇从未见过一休哥的阳具兴奋到这种程度，忍不住上前握住，发觉它的尺寸又有所增进，比平时更大。

面对如此大的龟头，农妇忍不住张口便舐，一种新的感觉，令她的挑源洞再次自动扩张和湿润起来。

香幸和农妇两条舌头同时刺激着一休哥，一休哥实在忍无可忍，一个翻身，便将农妇按下，将她的屁股高高翘起。厉凌的龟头，便是找个洞来发泄。

农妇虽然没有反抗，却大叫道：「一休哥，先到下面的毛洞，让里面的水滋润了你的宝贝，才到上面的小洞快活。」农妇知道自已的小洞从未被开辟过，以一休哥这种大口径的阳具，一下子插入，必然痛苦好大轮，所以先叫一休哥往桃花洞来个润滑。

一休哥此时此刻，但求有洞可钻，上面与下面，根本无关重要。

咚的一声，大阳具便直插农妇的毛洞，然后开始大力抽插。

虽然经已先前做过，但一休哥一下子便插到底，农妇还是被刺激得呵呵地呻吟，全身不住颤抖。

一休哥抽得起劲用力，又把农妇带入疯狂的兴奋感觉。

香幸在旁观看，屁股虽然还有阵阵刺痛，但她前面的毛洞，却又开始兴奋起来。

这一次不再是偷窥，而是直接参与。

她张开两腿，跨在农妇背部，面对一休哥。

一双又大又圆，充满弹性，并且乳晕嫣红，连乳头也兴奋得挺了出来的大地瓜，直压到一休哥面门。

一休哥也不放过机会，一口咬着其中一边，另一只手便直探到香幸溪水潺潺的毛洞之内。

毛洞春蕾高张着，小洞口竟如一条鱼嘴，一休哥将手指放入，里面的阴肉收缩，竟然连手指也不放过，在不住吸啜。

一休哥越探便越兴奋，手指和鱼嘴不住点碰玩弄。

香幸在上面兴奋得几乎要死，一手搂着一休哥的光头，用香舌不住舐啜。一休哥从未想到，头顶被舐的感觉，竟是如此奇妙。

香幸所带来的感觉，完全地体现在抽插中的小一休上。小一休不住澎涨伸长，包围阴茎上的血脉加倍扩张发硬。

农妇觉得那条小一休越磨便越见粗大和粗糙，插得她两边阴肉兴奋得发大起来。

到这刻她才感觉到，一休哥的阳具就像一件神奇的法窦，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潜力。

不过在一休哥而言，农妇的毛洞似乎抽插得有些乏味，刚才插香幸那肛门小洞时，那种开山辟洞的感觉，才有刺激性。

于是涟抽百下后，便将阳拉出，瞄向农妇的小洞。但震妇仍在抖动间，小一休无法瞄准这方寸之地。

香幸见到，便垂下手来，替一休哥紧握着阳具，五指紧握地磨动了几下，便替它抵到肛门小洞口边。

农妇被抽插毛洞的刺激浪还未来完，只感到肛门口有股热力开始侵入，知道一休哥的巨物就要破瓜而来。

农妇想要爬开，但被香幸在上面骑着，动弹不能。

一阵直达脑顶的刺痛，在同一时间传来了：一休哥的阳具龟头，终于开始进入农妇的肛门小洞，龟头大力挤入后，便是源源不绝的阴茎。

农妇痛苦得狂叫出来，但由于早有自己的春水沾满一休哥的龟头，加上自己不住扯开小洞，一休哥的阳具进入时，并不如想象中的难受。

而且当阳具开始抽送时，火热的铁柱，更加带来了从未想象过的快感。

农妇道：「抽……抽……得……慢……一点……乐死我了……」香幸低头看着一休哥的阳具在农妇肛门抽送不断，而且每一下都充满劲力，全身欲火简直难以自制，便慢慢地向后躺下，将农妇的背部做床。

香幸两腿大大展开，将自己的毛洞，奉献到一休哥面前。

一休哥两眼放光，因为香幸那两片如火般嫣红的阴唇、洞门四周都溢满春水，在白日照映下，竟然闪闪生光。

一休哥忍不住，伸出舌头，便向毛洞舐去。

毛洞的两片肉门，被舐得立时打开，里面的花蕾，像吸啜他的手指一般，开开合合地将一休哥的舌头吸着，就像情人的湿吻，两者交缠得难舍难离。

香幸终于大叫道：「不要……不要只插她……连我也一拼插吧！」一休哥听到香幸的说话，便将正在抽插着农妇的大阳具拔出来，改向香幸的毛洞插。

香幸欢喜得大叫出来，里面的花蕾大大扩张，吸啜得一休哥的宝贝说不出的畅快。而一休哥的宝贝开始两头摆动，不住扫荡香幸的毛洞。

龟头最尖的马眼，好象嘴巴一般，热吻毛洞内每寸地方。

香幸呱呱大叫，不住磨动屁股，下面农妇快要吃不消，但刚才被一休哥抽插过，实在四肢无力，抵抗不得。

但屁股与屁股之间的磨擦，有一休哥两粒春子，在抽插香幸时，不断拍打自己的肛门之洞，那种感觉又很新鲜。

农妇虽然辛苦得死去活来，却始终舍不得离开，一休哥在香幸的毛洞内抽插得五、六百下后，香幸再也无法支持，狂叫道：「停止……停止吧……」而农妇这时经已回气，见香幸支持不住，便大声叫道：「一休哥，抽插我吧！」香幸翻身落地，农妇的屁股再次翘起。

这次，农妇任由一休哥自己去选择插那一个洞，因为两个洞对她来说，都有着舍不得的享受。

一休哥到了不抽不快的时候，先选择小洞抽送百多二百下，然后又插到毛洞内疯狂出入。

香幸见一休哥抽得越来越狂，那种劲力实在不同凡响，于是亦翘起屁股，贴到农妇的身边。

一休哥见到又来了两个洞，兴奋得叫好起来，不住轮流地抽插着两个女人上下四个洞口。

这一干抽插，即便是四个洞口，一休哥同样应付有余。

反而农妇和香幸感到太厉害，虽然一休哥只有一条阳具，每次只可以抽插一个洞，但其余三个洞仍未消化得了冲激，很快一休哥的抽插又来了。

这种感觉，竟然像一休哥的窦贝，一分为四，同时抽插四个洞一般。经过千次的抽送，一休哥终于都泄出来了。

浓精劲射之际，农妇和香幸同时转身扑过来。

你一口我一口，一连交替了多次才真正吸尽一休哥所射出来的精液。

两个女人的六个洞同时饱得动弹不能，双双靠在一休哥胯下的小一休两边，在喘气休息。

现在两人对望，再看看征战后一休哥胯中的大阳具，才证明这条东西，根本不是一个女人可以应何。

从此农妇和香幸便联成一线，每次都是两人夹攻一休哥。

但过了一年左右，一休哥又长大一岁的时候，两人再也夹攻不来，香幸要连她的妹妹也带来，才可以应付得了成长中的一休哥。

一休哥在三个女人的调教下，已经成为极出色的性爱能手。

终于有一年，他命中注定的强劲对手出现了。她便是日本史上妖后之一的泉谷圣姬。

泉谷圣姬天性淫荡，二十岁那年嫁了给当时虎罗城的城主。

但城主老弱，根本满足不了圣姬，而圣姬生得绝世美貌，魔鬼身裁，根本没有男人可以抗拒她的诱惑，同样地亦没有男人可以满足到她。

有一年，由于城主有病，城主的人怕城主病中仍要宠幸圣姬，于是叫圣姬到寺中替城主析福，目的便是要她暂时离开。

而圣姬祈福的地方，正好便是一休哥所在的寺院。由于寺院来了宾客，一休哥足足一个月不可以出寺院外。这样令到农妇、香幸，还有后来加入的香幸妹妹理莉，都被情欲缠心，万般难忍。

三人于是决定偷偷地走到寺院内，趁着夜深人静，拉了一休哥到寺门外的草堆，进行交合。

三女一男的激战，简直是惊天动地。

通常这个时候，寺内的人都睡了，偏生有个孤枕难眠的的圣姬，在夜静无聊之际，走到寺外看星，发现这场肉博大战。

不过当三个女人都完全瘫痪在地上的时候，一休哥似乎还未满足，这一点圣姬也看得出，亦十分惊讶：世间上竟然有这样强的男人！

最后一休哥见抽无可抽，便勉强用自己的手解决，将精液源源不绝地洒在三个女人面上，然后回到寺内。

圣姬看到这里，发觉自己原来经已兴奋得春水满洞。

为了不惊动其它人，她悄悄地走到一休哥的房间，叫他起来，命令他跟着自己，到私用的浴室内。

这个浴室是特别为圣姬而制，四周不可能有人偷看到，而且还远离所有人的房间，无论发出甚么声响，都不会惊动别人。

一休哥又惊又怕，不知道圣姬有何目的，但当他见圣姬在水池边慢慢将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下时，他明白到底是甚么事了。

圣姬虽然住于寺中，一休哥因为地位低微，很少有机会见到，到这刻他才发现，圣姬的肉体原来是那样吸引。

雪白如羊脂的皮肤，又圆又大的乳房，还有那一大块整齐而且浓密的神秘地带，不但有种诱人的肉味，更加散发出令人刺激的香气。

一休哥完全无须接触，那条巨大的阳具已经硬直地挺起，连裤也被撑出个小帐蓬。

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强壮的的肉棒儿……」圣姬兴奋地道。

「比你丈夫那个大么？」一休哥故意问，他很自得。

「我家的哪能跟你比！真没想到，天下间会有这么壮的肉棒儿呢！」「那你今儿可得好好侍候这大肉棒。」「但听你吩咐，你爱怎么玩，就怎样玩吧。」性姬说着，就自己动手解去衣裳。

还没有开始交合，圣姬的全部身心便已被男人的大阳具征服了。

在她那天生淫贱的心态里，不好好的享受眼前这个男人，好象是问心有愧似的。

她剥光自己的衣裙之后，又主动地替一休哥脱衣，下身还紧贴着一休哥的阳具磨个没完。

圣姬看见一休哥身材健硕，肌肉白晰，紫红色的阳具像一根粗长的棍子，翘立在腹部下面，那样子就足令圣姬淫兴大起。

圣姬灵巧的舌头开始舔着一休哥的阴囊，接着就把龟头含入口内，又啜又吮。

一休哥看见圣姬的毛洞凸凸的，她的大阴唇特别肥厚，涨卜卜的，使得两片嫩红的小阴唇也凹陷下去了。

在粉红色的阴沟上头，是一粒花生米大的阴蒂头，看上去红艳艳的，在淫液润浸下鲜嫩欲滴。

一休哥暗自高兴，果然这女人有个特别肥大的阴蒂头。

一休哥忍不住用手指头去捏弄那粒阴蒂头，但觉它滑溜溜的，渐渐地勃硬起来，特别显眼地突立在阴沟的上端。

那粒花生米似的小肉粒，仿佛是女人的神经中枢点，在一休哥的手指捏弄之下，整个阴户颤动不已，下身不断扭动，淫水源源不绝地涌冒出来。

此时，由于阳具仍含在口内，圣姬在男人的玩弄之下，口中发出「咕咕唔唔」的喉。

她把阳具从口内吐出来，一边喘气，一边道：「好大，好硬……」一休哥淫笑着，把中指插入阴穴中去。

一休哥手握阳具将龟头在穴口挑弄几下，又在阴蒂上顶磨着。

这种挑逗手法，直弄得圣姬肥臀颤动，汪水狂流，口中浪声不断。

一休哥见到圣姬淫兴如火，已达到本能自然显现状态，就知道交合的火候已到了，他有着征服女人的熟练本领。

于是，她的两条雪白的大腿，被架在一休哥两边肩头上，使得那涨鼓鼓的阴户向上突出。

一休哥粗长的阳具向阴户洞口一挺，竟然可以全根尽入，这是农妇及香幸无法做到的。

只听圣姬长长地「哦……」了一声，失声叫出：「一休哥，你的肉棒真壮啊，真……真……爽……」圣姬的毛洞异常暖滑，一休哥的阳具在肉洞内滑动得很有快感。

每次插入，龟头正好撞在圣姻的花芯上，撞得洞壁一阵颤动，撞得圣姬颤声浪哼不已：「呵！呵……大肉棒儿……哗……重点儿……重捣……淫妇儿浪……呵……美……浪穴给捣……捣……呵……重……」一休哥没想到这圣姬还真会叫床，听到这种叫床声，一休哥就会兴奋莫名，淫兴欲狂。

这时一休哥知道圣姬已经进入高潮，忙将大龟头紧紧顶在花芯上。屏气片刻再深呼吸，他能控制精关，避免了泄精之后，更能持久肉战。

一休哥右手伸到圣姬的阴蒂头上使劲搓捏，他只觉得圣姬的淫穴内剧烈地抽搐，一股热乎乎的阴精涌冒而出。

圣姬在昏迷中口张得大大的，像死去一般。

过了半晌，才见圣姬缓过气来，脸上露出淫欲发泄之后的荡态，两颊红卜卜的。

她看一休哥的双手在搓捏自己的一对奶子，大阳具仍硬梆梆的，塞得毛洞涨涨的。她的心内又升起了对男人由衷的爱恋。

圣姬把屁股翘起，柔声说：「你喜欢这个姿势吗？」一休哥没有听见她说甚么，因为他被圣姬的美臀迷住了，一休哥痴痴地用手抚摸那两片肉球。

那屁股丰满、浑圆、白嫩、柔滑，两半肉球裂缝不高不低。

臀股在大腿交接处自然弯曲，线条圆融又柔和，任何男人，见到了这样的美臀，也会淫欲大发。

屁股开口处的花蕾在微微蠕动，一休哥的手指头在那儿一触，花蕾就震动不已，拉动四周的嫩肉。显然，圣姬的屁股十分敏感。

「好个迷人的屁股！」一休哥不禁赞叹。

一休哥吐点唾液，涂在龟头上，手握阳具顶向屁股眼。说也奇怪，那大龟头竟顺利地滑入，一休哥马上意识到，这女人的屁股眼绝非第一回被抽插。

屁股眼被插时，屁股眼内就开始一收一放，有一股微妙的吸力，很有节律地将阳具一点一点地吸进去了。

一休哥知道自己没有用力推进，却亲身感觉到阳具被屁股眼的搏动而产生的奇妙快感，亲眼看见女人的屁股洞把阳具硬生生地吸进去。

一阵阵快感传来，一休哥兴奋地直叫：「妙极啊……妙极啊！」这时，圣姬的一只手已经伸到自己的阴户上，开始搓弄勃硬的阴蒂头，她一边搓弄着，一边叫道：「啊……」一休哥开始抽插了，但觉屁股眼一张一合、一收一放、一吮一吸，阳具感到了奇妙快感。

圣姬开始扭动屁股，越扭越快，口中淫声浪语不断：「呵……狠点插……大肉棒壮……」在圣姬的淫叫声中，一休哥愈益兴奋，发狠地抽插着，每次都插到底。阴囊在女人的雪白屁股肉上拍打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奇妙的还在于圣姬的屁股洞不但暖和，而且还会滑润，仿佛这个洞也会流出淫液似的。

一休哥自己也要达到兴奋的顶点了，他一边不停地狠抽猛插，一边用大巴掌打在圣姬的白嫩屁股，打得屁股「啪啪」直响，雪白的嫩肉上留下许多的红斑。

「呵……」圣姬叫出一声，就没有声音了。

屁股眼剧烈收缩着，一休哥但觉精门一松，阳具开始强烈地在跳动，一股又一股的浓精直射入女人的直肠内。

最后两人重叠着休息了半个时辰。

经过这次偷欢，圣姬知道再没有其它男人可以取代一休哥，于是住寺的日子，不但和一休哥日夜缠绵，而且在回城的时候，更加连一休哥也带回去。

一休哥到了虎罗城后，除了在官中服侍圣姬外，圣姬更偶然带一些亲近的姐妹，来享受一休哥。

久而久之，一休哥成为当时贵族女性都梦寐以求的男人，直到八十岁那年，仍有不住的精液，射到不同的女人身上。

一代性僧，终生不知插过多少女人，死后更被制成神像，代表欲望的追求。

【完】

27976字节